

玫瑰江湖

于正 著

MEIGUI
JIANGHU

乱世孤女和世家小姐，红白两朵玫瑰，
风流无赖与多情少主，同铸江湖霸唱。
铮铮柔骨，痴痴情怨，谁将谁放逐，谁为谁舍天下？



朝華出版社

玫瑰江湖

MEIGUI
JIANGHU

于正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江湖 / 于正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8.7
ISBN 978-7-5054-1961-2

I. 玫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2618 号

玫瑰江湖

作 者 于 正

选题策划 杨 彬 刘 韬 穆小勇

特约策划 钟金章 钟凯特

责任编辑 马 艳

特约编辑 罗 斐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小 贾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100044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433213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传 真 (010)88415258 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436 千字

印 张 23
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961-2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录

CONTENTS 1

第一章·姻 缘·001

第二章·乱 世·020

第三章·命 定·038

第四章·忘 情·055

第五章·深 陷·075

第六章·分 歧·093

第七章·狠 心·111

第八章·交 换·129

第九章·天 下·145

第十章·流 亡·163

第十一章·成亲·181

|

第十二章·角斗·199

|

第十三章·薄命·216

|

第十四章·战伤·232

|

第十五章·夜宴·248

|

第十六章·远走·266

|

第十七章·面具·284

|

第十八章·重生·301

|

第十九章·再战·318

|

第二十章·成全·338

CONTENTS 2

目录



山谷中黑白相间的旗帜飘扬，随着山风飒飒作响。沐晟背身而立，轻轻地吹着手中的埙。埙声呜咽，如泣如诉，声波渐渐地荡在山间，消失不见。

忽然，斯如的手从他的背后伸过来，将他紧紧地搂住。她的脸贴在他的背上，仿佛要把整个人揉进他的身体。她喃喃地问：“我们——没有明天了，是吗？”

沐晟长叹一声，手中的埙不由自主地放了下来，他悲哀地闭上了眼睛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斯如，我没办法再保护你了。”

斯如却不理会他的话，只是问：“我在你心里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”

沐晟老实地回答：“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一生最大的牵挂。”

斯如又问：“那么，你爱我吗？”

沐晟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支吾了起来：“我……”

斯如连忙说道：“别说，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都当你是爱我的，所以——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沐晟觉得她话中有话，连忙回头去看。只见斯如嫣然一笑，缓缓地向后倒去，一把匕首插在她的胸口上，鲜血染满了她的衣服。

沐晟大叫一声：“斯如——”喊着，他飞快地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了斯如。

斯如虚弱地说：“我要你的故事里……永远……永远都有我，我……我比较喜欢……这样的结局……”说着，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。

“斯如——”沐晟痛苦地喊着，满心都是凄凉。

远处依稀传来厮杀声，沐雨浑身是血地跑过来，叫道：“哥，林初一的人杀过来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撤退，哥——”

沐晟呆呆地望着斯如的尸体一动不动。

远处大牛领着天地盟的弟子步步逼近，沐家寨的手下节节败退，终于逼近山谷。他们攻上来，沐雨只得勉力迎战，却被一剑刺死，血滴刷地一下溅在了斯如苍白的脸上。

沐晟猛然苏醒，他长啸一声，拔出插在地上的长刀，将拥上来的天地盟弟子一一砍倒。他有些癫狂地道：“谁不要命，尽管上来。”

天地盟弟子见他神勇，纷纷后退。沐晟一声口哨，白马奔来，他抱起斯如的尸体，翻身上马，飞快地向前驰去。

江畔云雾缭绕，沐晟抱着斯如策马而来，他伸手将她抱下马，轻轻地放在地上，然后撕下外衣，蘸了水，小心地替她擦去脸上的血渍。他口中喃喃说道：“斯如，我知道你害怕孤单，你放心，这条路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，我会陪你的，你不是一直在追问我，究竟有没有爱过你吗？现在我回答你，从此刻起，我只爱你一个，就你一个。”

这时一叶扁舟缓缓从浓雾中划出，绮罗坐在船头，船夫在船尾划船，船一靠岸，绮罗飞快地奔向沐晟，当她看到斯如的尸体时，整个人凝住了。

沐晟说：“她说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绮罗道：“她这么做是对的，她爱你。”

沐晟凄哀：“可是我却来不及爱她。”

这时号角响起，漫山遍野的天地盟弟子挥舞着旗帜叫嚣着、呐喊着。绮罗说：“跟我走吧……”她伸手去拉沐晟，沐晟忽然仰天长笑，一把推开她：“哈哈……我沐晟顶天立地，假如老天爷要绝我的路，那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世人别忘了，这云雾山是我战无不胜得来的，我——绝不弃逃。”

绮罗劝道：“忘了世人吧！忘了云雾山！那全是虚无的，你看看我，我就在你眼前，只有我才是真实的，只有我和你的一切才是真实的。”

沐晟突然垂下头：“不，我做不到——”

绮罗气道：“你就是永远都舍不去你的光荣，难道你这一生，就只为了这小小的方寸之地？那我呢？斯如呢？我们为你流的那些眼泪呢？”

沐晟却说：“不会再有眼泪了，绮罗，你相信因果吗？”

“因果？”绮罗有些诧异。

沐晟说道：“也许我这一生做的错事太多了，所以老天爷要罚我众叛亲离，在我大难的时候，身边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力量，就连斯如，我都保护不了。绮罗，你走吧，我已经是死了的人。”

他话一说完，便抱起斯如往江中走去。

绮罗从身后抱住他，而他只是紧紧地抱住怀中的斯如。

绮罗叫道：“不要，当我求你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你不再是沐晟，我也不是君绮罗，我们可以隐姓埋名，变成世间的一对平凡男女，我们……我们只是相爱着……”

沐晟顿了顿，抱着斯如往继续朝江中走去，水漫过他的膝、他的腰、他的胸。

绮罗喊道：“沐晟……你就这样带着她走了……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”

沐晟的脚步忽然停住了，他回望绮罗，看见她对他依然充满感情的脸，满是依恋。而她



也望着他，恍惚间，时光仿佛倒回很多很多年以前……

十五年前

夕阳西下的乱葬岗上，尸横遍野。君无忌背着药箱穿梭在尸体堆里，绮罗跟在父亲身后，时不时地伸手去探死人的鼻息，忽然小脸上皱起了眉头：“爹，一个活口都没有，我们还找什么？”

无忌回头：“嘘，不是告诉过你，不要随便说话吗？”绮罗吐了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。无忌又说，“江湖上的事说不清的，你呀，就是没耐心，所谓医者父母心，救人一命……”

“胜造七级浮屠嘛，知道了。”绮罗打断他的话，不让他说下去。

无忌又好气又好笑地摇了摇头。这时，一阵哭声传来，无忌伸手抱住绮罗的嘴，滚到地上假装尸体。

沐政一边吹埙一边往前走，沐晟跟在他身后，一把把地撒着纸钱。绮罗偷偷抬起头来看沐晟，沐晟发现了她的存在，朝她轻轻一笑，绮罗赶紧低下头，等她忍不住再抬起头时，沐晟还在冲她微笑，绮罗于是挑衅地抬头正视他，像两个小动物。

沐政说：“走吧，别贪玩。”沐晟频频回首，但还是慢慢地走远了。

无忌拉着绮罗爬起来：“我们该回去了。”绮罗却望着刚才那父子俩消失的远方一动不动。无忌又说，“绮罗，回去了。”绮罗这才应了是。

她抬脚欲走，忽然发现脚被一只手抓住了。她回头看去，原来是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女孩，正睁着一对无辜的大眼睛，虚弱地望着她。

绮罗蹲下来，问：“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？”

女孩瑟缩着微微发抖。绮罗伸手去抓她，她却本能地后退着。绮罗道：“你是热的，就是还活着，你爹娘呢？”

女孩一直摇头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绮罗又问：“你没有家是了是不是？别怕，我来保护你，我让爹带你回家好不好？”

绮罗回头看向无忌：“爹，她还活着，我们带她回家好不好？”

无忌无奈道：“绮罗，江湖上到处都是杀戮，到处都有孤儿，爹收留不了那么多，不如咱们把她带进城，找户人家收养她……”

绮罗却一把抱住那女孩，打断了父亲的话：“不，我喜欢她，我要她跟我回家。”

无忌叫道：“绮罗——”

无忌望着女儿固执的模样，长叹一声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去。

那个女孩就是斯如。尸横遍野的风啸里，小小的绮罗，小小的斯如，拥抱着，看着彼此的眼睛。



无忌驾着马车缓缓前行。斯如靠在绮罗膝上望着车顶一动不动，绮罗在旁说道：“我们带你回家，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家了，我们以后可以住在一起，你就可以陪我读书、陪我玩。对了，你还记得你的名字吗？”

斯如不动也不说话。

绮罗微微一笑，拍着她的肩膀，轻轻地哼起了童谣。斯如在歌声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绮罗面上浮现出了笑容，有些心安。

马车在济世山庄门口停下，只见漆黑的大门上，一条五爪金龙蜿蜒而上。下人们在一旁四下忙碌着。

一日，丫鬟凤琴正在厨房里忙碌着。绮罗进来，往四周扫了一圈，拿了两个包子，走了出去。斯如跟在后面，探了探头，依样画葫芦，上前拿了两个包子。

凤琴见状，上前就是一巴掌：“要死啊，好学不学，学偷东西。”斯如愣了愣，情不自禁地望向门口。凤琴顺着她的目光看了一眼，道，“这儿是济世山庄，那位是济世山庄的大小姐，她拿自个儿家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，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捡来的破烂货，也敢跟她比，吓——”

斯如咬住下唇，直愣愣地瞪着凤琴。

凤琴来气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骂你骂错了，还是打你打错了！敢瞪我，好好好，今儿我要是不把你这来历不明的小贼调教好，我就不叫尤凤琴。”说着她拿起藤条使劲往斯如身上打，斯如硬是咬着牙一动不动。

这时绮罗进来，见状飞快地冲过去：“别打她，别打她。”

凤琴道：“小姐，你让开，这个死丫头偷东西，我要是不好好教训她，以后就无法无天了。”说着，她又打了下去。可是绮罗冲上去抱住了斯如，藤条全都打在了绮罗的身上。

凤琴目瞪口呆，赶紧扔掉了藤条：“哎哟，我的大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，没事吧？”她上前去扶绮罗，绮罗却推开她。斯如紧张地躲在了绮罗的身后。

绮罗坚定地说道：“不许你这么对她，你要是敢再打她，我就让爹打你，然后赶你出去。”

“小姐……她……”凤琴还想再说什么。

绮罗问：“听见没有？”

凤琴不服气地道：“她是下人……”

绮罗一把将斯如放在身前：“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她是下人？我要爹娘认她做女儿，以后她就是我妹妹，你敢再欺负她就是欺负我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凤琴咬咬牙，只好应是。

绮罗转身拉着斯如离开：“我们走！”凤琴脸上露出了愤愤不平的表情。



济世山庄内一片忙碌景象。牌匾高高悬起，院子里，家丁们拉箱的拉箱，晒药的晒药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绮罗拉着斯如过来，两人一起走入药房。药房里炉火烧得正旺，绮罗执起斯如的手揉着：“痛不痛？”斯如摇摇头。

绮罗气道：“这些势利眼的家伙，你真傻，她打你，你为什么不哭不叫呢？要是我不进来，你不就惨了？”

斯如摸着绮罗手上的伤，忽然落下了眼泪。

绮罗忙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我不痛，我不痛。”她握住斯如的手，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了，我会让爹娘认你做义女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是济世山庄的二小姐，没有人敢欺负你。”

“斯如。”斯如忽然小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绮罗没有听清。

斯如提高了点声音道：“斯如，沈斯如。”

绮罗问：“你叫沈斯如？”

斯如点点头。

绮罗忙说：“太好了，我还一直以为你不会说话呢。”

斯如一把抱住她：“这个世上只有你对我最好，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只相信你一个。你答应我，要一直对我这么好，不要丢下我，可以吗？”

绮罗说：“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以后只要是我的也就是你的，我们这辈子都要紧紧地锁在一起，好吗？”

斯如用力地点点头，笑了。绮罗也笑了。刚挂好的灯笼摇晃着，仿佛命运的风起。

雪涵坐在内室的桌前研习茶道，绮罗凑到她面前：“娘，我都说了那么多遍了，你到底听见没有？”

雪涵说：“听见了，听见了，不就是认斯如做干女儿吗？”

绮罗忙问：“那你答不答应？”

雪涵说：“这事儿我不能做主，等你爹回来问他。”

绮罗懊恼：“为什么我每次问你什么事，你都说你不能做主呢？”

雪涵说：“傻话，娘是女人，出嫁从夫，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？”

绮罗愤愤：“为什么男人能做主，女子就必须从夫？”

雪涵说：“自古以来都是如此，这就是传统呀。”

绮罗嘟了嘟嘴：“不公平，我就要自己做主。”

雪涵见状，赶紧放下针线，紧张地捂住绮罗的嘴：“好了，娘答应你，帮你去跟你爹说，不过你也要答应娘，别再胡说八道了，要是传出去人家会说你爹教女无方，到时候你就嫁



不出去了。”

绮罗没好气道：“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，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出嫁。”

雪涵大惊失色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绮罗，别再问了，这就是女人的命，多少年来都是这样，你问了，只会给自己增加痛苦。”

绮罗仍是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雪涵道：“不是叫你别问了吗？”

绮罗满脸无奈，心中不由得暗自想着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女人就不能问问题？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太多的问题就会痛苦？而爹和娘要认斯如做义女的条件，竟然是要我学习妇道将来好嫁出去？爹、娘教了我一辈子的技艺，到最后这一切竟然只是因为一个男人……可是到底那个男人会是谁？”

济世山庄的回廊里，雪涵指导着绮罗和斯如绣花。绮罗打了个呵欠，斯如笑了，绮罗假装不小心刺了一下手，斯如又笑了。

一日又一日，都是针织女红，她们也一日日地长大了。

转眼已是十二年以后……

雪涵仍是老样子地细心教导：“针脚要平，要藏在里面，不能光顾正面好看，背面也要一样，不然就不是上乘的绣活儿……”

斯如认真地聆听，绮罗绣着绣着又扎到手，扔掉针线站起来：“哎哟，痛死人了，不学了，不学了。”

雪涵道：“绮罗，做事可不能半途而废，你看人家斯如……”

绮罗说：“斯如喜欢又不是我喜欢，难道将来她喜欢的我都得跟着要吗，我不刺了，我看书去。”

雪涵忙劝道：“别再看书了，都把你给看傻了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读这么多书还不如一技傍身，万一将来你的男人不要你了，至少你还能绣绣花，养活自己。”

绮罗说：“娘，我不懂，为什么我的生命要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？为什么我要从现在起就做好被人抛弃的准备？为什么我要为了一个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人这么虐待自己？更何况这个人还会觉得我笨一点比较好！”

雪涵忙厉声说：“不许胡说，这就是女儿家的命。”

绮罗倨傲道：“什么叫命？我不信命。”

雪涵看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儿，忍不住打了她一巴掌，绮罗看了雪涵一眼，跑了出去。

雪涵又有些心疼，连忙喊道：“绮罗，绮罗——”因为着急她有些呼吸急促，斯如赶紧伸手扶住她：“干娘，你别气，绮罗还小，总有一天，她会明白你的苦心。”

雪涵说：“我不生气，我是心疼，在这个时代，女人能不听话吗？我这一生学的就是三从



四德，绮罗要是不明白这道理，苦的是自己啊。斯如，你记住，女人不能太聪明，我担心绮罗将来锋芒太露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
斯如点头：“是，干娘，我明白的。”

雪涵又说：“多帮我劝劝她。”

斯如点点头，小心安慰着雪涵。雪涵望着绮罗半途而废的绣花，未完成的绣花像一抹血在绿叶上。

济世山庄的院子里，无忌席地坐在树荫下看书，抬头见天色已晚，伸手拉了拉旁边的铃铛。雪涵拿着外衣和鞋子过来，帮无忌穿衣换鞋：“老爷，你辛苦了，我陪你进去歇一歇吧——”无忌点头嗯了一声。

雪涵扶着无忌入内，这一幕，都落在坐在对面台阶上一动不动的绮罗眼中。她望着父母，就好像是这数十年如一日，每天都是母亲重复着同样一个动作，给父亲穿衣换鞋。

绮罗不禁有些感慨起来：“这个男人是我父亲，他就像所有的父亲，不懂得爱情。这些男人们从小被教育着求功名，一谈儿女情长就被讥笑懦弱。而女人不过是遵循着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而来的。妻子此生的一切奉献，男人都视之为理所当然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爹好像从来没跟娘说过一句谢谢，而娘呢？她不在意吗？”

斯如忽然上前，拍了拍绮罗的肩膀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
绮罗说：“这个世界真奇怪，男人和女人没见过面就成亲了，然后一辈子要听一个陌生人的话，还要伺候他，以他为天，完全遗忘了自己，天啊，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”

斯如说：“男为乾，女为坤，男在前，女在后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

“狗屁！”绮罗骂道。

“绮罗——”斯如还想劝她，却被她打断：“为什么男人说粗话是豪爽，女人说粗话就是无耻，我偏不，我就要说，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女人。”

斯如有些惊恐地问：“你——永远不想嫁人了？”

绮罗说：“嫁，当然嫁，不过跟我过一辈子的人，我要自己找。”

斯如问：“去哪儿找？”

绮罗一笑：“朗朗乾坤，天底下一半是男人，总有一个是为我等待的。”

斯如有些吃惊：“你是说——你要到外面去？”

绮罗反问：“难道不可以吗？”她转身往前跑去，斯如急得赶忙追上去：“这怎么行呢？绮罗，绮罗……”

伏曦酒楼内热闹非凡，酒客们围着一张长桌不停地敲着手里的筷子，异口同声地喊



道：“红玫瑰，红玫瑰，红玫瑰……”

绮罗一身羽衣，戴着羽毛面具边舞边唱，从天而降。她口中轻轻唱道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醇酒佳人在眼前，你若是有心人，花儿也会将你怜，你若是想偷心，心里面要有情，我盼你将我锁定，一生只唱给你听，最怕被你辜负，从此没了音讯……”

沐晟戴着帽子半掩面容走进酒楼，在一边坐下。小二连忙上前：“客官，打尖儿还是住店？”

沐晟道：“给我来十个馒头，两斤牛肉，快一点，我还要赶路。”

小二忙说：“是，您稍等。”

小二转身离开，沐晟一动也不动地坐着，丝毫不为酒楼里的喧闹所动。

绮罗舞着，被沐晟的不动所吸引，她刻意画大动作，但沐晟依然不动。她有点不服气，她从长桌上一跃而下，围着沐晟跳了起来，沐晟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起身换桌。

绮罗伸手拦住他：“这位大哥是否觉得小女子的歌舞难登大雅之堂？”

沐晟冷冷道：“我不懂歌舞。”

绮罗问：“那为何不屑一顾？”

沐晟答：“靡靡之音只会让世人沉沦于醉生梦死，于国于家毫无建树，你可以选择迷惑，我也可以选择不受你的迷惑。”

绮罗道：“大哥这话错了，古有高渐离一曲酬知音，今有裕容龄御前扬国威，歌舞的最高境界往往能鼓舞人心、力敌千军，你这么小看它，想来不过是个从未体会过其中魅力的俗人罢了。”

沐晟转而说：“既然在下是俗人，姑娘又何必对牛弹琴，浪费时间呢？请便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绮罗一时间竟被他的话给噎住了。

沐晟换了张桌子坐下，绮罗有点尴尬，轻轻地咬住了下唇。

这时一个酒客上前：“红玫瑰，人家不理你，你还倒贴上去，是不是看人家长得俊，春心荡漾了？”另一个酒客连忙附和：“他不解风情还有我呢！来来来，陪哥哥喝一杯，伺候得好，哥哥娶你当八姨太。”说着他就要伸手去抓绮罗。

绮罗连忙挥开他的手：“你干什么，放尊重一点。”

那酒客没好气道：“哟，这酒楼还出贞节烈女了，大伙儿听见了吧？她说什么？放尊重一点，一个下贱的舞娘居然跟我讲尊重，好，哥哥我就尊重尊重你，哈哈……”说着他整个人向绮罗扑去，绮罗挣扎着叫嚷起来。

忽然沐晟起身，一把剑挡在绮罗面前：“放开她。”

那酒客道：“小子，劝你别管闲事，不然要你好看”

沐晟依旧冷冷道：“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要我好看？”

那酒客冲着身后的手下挥了挥手：“给我上。”却只见沐晟一跃而起，一手拉着挂在屋



顶的彩绸，一手抱着绮罗飞快地往长桌上跃去，透过面具绮罗看不清沐晟戴着帽子的脸，但能感觉他还是个少年，心里忽然有些意乱情迷。

酒客的手下拥上来，双方大打出手，围观的酒客纷纷离开。沐晟武功高强，不一会儿就将酒客的手下收拾了个干干净净，他又问道：“怎么样，还有没有人？”

那酒客气结：“你……你给我等着……我们走……”说完他带着手下们匆匆离开。

绮罗见沐晟还搂着她，微微挣扎了一下：“你可以放开我了。”

他们二人对视，一个透过帽檐，一个透过面具，沐晟仿佛能嗅到绮罗的少女气息，然后两人忽然清醒，沐晟赶紧松开她。

绮罗说：“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沐晟却道：“我不是救你，我只是看不惯。”

绮罗问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？”

沐晟说：“浮萍飘零本无根，浪迹天涯君莫问。”话一说完，他就转身离开。

绮罗摘下面具，望着他离开的身影，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牵引——她还想见到他。

绮罗一身鲜艳地往家里走去，走到门口欲拍门，忽然看到自己的衣服，顿住了。她想了想，走到围墙边，爬上围墙。忽然，门开了，绮罗听到动静后赶紧低下头。

无忌带着德叔和一群家丁，推着一辆盖满白布的独轮车，鬼鬼祟祟地离开。

绮罗慢慢地蹙紧了眉头，忽然，一只手拍了她一下，绮罗一惊，重重地往下跌去，和斯如撞了个满怀。绮罗忙说：“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”

斯如道：“嘘——小声点儿，让干爹听到又要挨罚了。”

绮罗说：“没事儿，我看见他出去了。”

斯如有些诧异：“干爹——又出去了？”

绮罗点点头：“也不知道有什么大事？每天都夜不归宿，你说，我娘她知不知道爹的行踪？”

斯如道：“你问我我问谁？做晚辈的，怎么好打听长辈的隐私？”

绮罗脸一变，飞一般地往里走去。

内室里，雪涵把一对镯子戴在凤琴手上：“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事你尽管告诉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”凤琴说：“多谢夫人。”

雪涵问：“还叫夫人？”

凤琴连忙说：“是，大姐。”

忽然听到屋外绮罗的声音奇大，她喊着：“娘，娘——”继而便风风火火地进来了。

当看到凤琴一身嫁衣时，绮罗不由得愣住了。

雪涵温和地看了凤琴一眼：“你先下去吧，回头我再挑些好的首饰给你送过去。”凤琴点点头，离开了。



绮罗问：“娘，凤琴要出嫁吗？”

雪涵回答说：“嫁是嫁，但不是出嫁，是进门。”

绮罗脑中有些乱：“进门？进谁家的门？”

雪涵道：“傻孩子，还能有谁，当然是你爹，我跟你爹二十年，连个儿子都没替他生，心里实在惭愧，如今好了，有凤琴来替我完成这个职责，我也算了了一桩心事。”

绮罗忙说：“娘，你怎么可以……”

雪涵道：“这是天理，是伦常……”

绮罗反问道：“天理？伦常？谁规定的？娘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愿意让父亲纳妾吗？你真的愿意吗？”

雪涵有些支吾：“我……这总好过他每天夜不归宿，流连在外吧？”

绮罗问：“你是说……爹在外面……”

雪涵道：“我没有证据，只是猜测。”

绮罗又问：“既然猜测，为什么不问？不查？”

雪涵道：“问什么？查什么？男人在外面逢场做戏是很正常的，女人干涉太多，会被人笑话。我给你爹纳妾，只是怕你爹熬坏了身子，凤琴毕竟是自己人……”

绮罗呆呆地望着母亲一动不动，雪涵问：“绮罗，你怎么啦？”绮罗突然说：“娘，你好可悲，你真的好可悲。”

雪涵叹息了一口：“娘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孩子，男人是天，逆天而行是大逆不道的。”她脸色忽然一沉，“再说了，与其让你爹从外面带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回来，还不如先替他挑好，至少这个女人是我选的，她就不敢斗我，将来如果她真的替你爹生了儿子，多少也会碍着我的情面，不敢斗你……而且，凤琴没有读过书，至少好掌控。”说完这话，她脸上却满是悲哀。

绮罗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母亲，脸上不自觉滑下了一滴泪。

雪涵又说：“我这都是为了你，因为你不是男儿身，所以娘一定要保护你，不让将来的女人，夺走这济世山庄的一切，你明白吗？”

绮罗说：“不……我不要这样的保护，我不要这样计算的保护，我不要。”说完她跑开了，剩下雪涵泪如雨下。

无忌带着雪涵和凤琴在济世山庄门口施药，德叔和家丁们忙得不亦乐乎，百姓们纷纷夸奖无忌是大善人。绮罗提着一只鸟笼趴在屋顶上呆呆地望着下面的人群发呆：“爹终究还是拗不过娘的一再要求娶了凤琴，可是凤琴并没有留住他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，去办他要办的事。”

雪涵看着凤琴要帮无忌勺药，无忌不领情地又将勺交给了雪涵，雪涵忽然如少女般地欣慰了一下。一会儿后，有家丁在无忌耳朵边说话，无忌离去，剩两个女人，寂寞地望着这



个留不住的背影。雪涵握起了凤琴的手，两人像拥有同一种秘密般的默契，相视对望，很快就回到现实，继续帮忙施药。

绮罗在屋顶不禁想着：“用孩子的性别来决定女人的地位，传宗接代，这就是女人存在的意义，女人这么想，男人却不领情。娘说那些话时，我是恨她的，可是现在看见她机关算尽却还留不住爹，又忍不住同情她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这一生，一定要找到一个，不为孩子、不为道德、不为传统，就只是为爱在一起的男人。是的，我将不顾一切，去寻找自己的爱情。”

她从鸟笼里抓出小鸟，放飞，脸上露出释怀的笑容。

树林里一片黑暗，无忌带着德叔和家丁们押着独轮车过来，德叔吹了声口哨，几个黑衣人忽然出现。德叔揭开独轮车上的白布，露出里面的药材。

黑衣人问：“君庄主，这几批药材怎么越来越少了？”

无忌解释说：“对不住，我已经命人没日没夜地赶制了，可是时间太紧，伙计们没得休息，体力上吃不消，暂时只有这么多。”

黑衣人说：“我们赶着要用，你抓紧啊——”

无忌点头：“一定。”

远处，一身男装的绮罗正在偷看。

一个黑衣人将一箱钱交给无忌，无忌欲接，忽然黑衣人听到动静，一跃而起，将绮罗抓在手里，捂住了她的嘴：“什么人？”

绮罗挣扎着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，无忌立刻上前，发现是绮罗：“壮士赶紧放手，这位是……是犬子。”黑衣人甲看了看无忌，又看了看绮罗，慢慢地松开了手。绮罗望着树林里黑压压的树影，树影中无忌的脸，严峻得仿佛陌生人。

街道上，无忌、德叔、家丁们在前面走着，绮罗默默地跟在后面。

无忌忽然回头：“走快点儿，不然天亮都回不了家。”

绮罗看了他一眼，不动也不说话。

无忌道：“你到底在别扭什么？我都还没怪你一声不响地跟踪我，你倒好，先给我脸色看，你还有没有把我当爹？”

绮罗说：“我当然有，我一直以为我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也一直教我们杀戮是罪恶的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爹，居然把药材卖给挑起杀戮的江湖中人。”

“住口！”无忌伸手给了绮罗一巴掌。

绮罗呆住了，她狠狠地瞪了无忌一眼，转身跑开。

德叔从旁试探着叫道：“老爷。”

无忌问：“我刚才是不是打得太重了？”



德叔说：“看得出老爷还是很疼小姐的。”

无忌不由得长叹一声：“生逢乱世，她哪知道我心里的苦？之前是我把她呵护得太好了，你们赶紧去追她回来，世道艰险，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在街上不安全。”

德叔应是，转身离开了。无忌的脸上露出了后悔的表情。

绮罗失魂落魄地走在街道上，脸上满是泪痕。

街上的男人席地而坐，高谈阔论，远处酒家里，酒女在拉客，守妇道的女人赶紧关上了门，果然是一派乱世景象。

绮罗摇晃着终于疲惫地昏去。远处沐晟也夹在高谈的男人中，见绮罗身子摇晃急忙迎了上去。恍惚中，绮罗看了一眼沐晟的脸，那是一张有着深刻线条的脸庞。在渐渐晕眩中，那张脸在她的眼前越来越大，然后被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
远处，无忌和德叔匆匆跑过来。

绮罗悠悠醒来时已经是在自己房中了，德叔有些兴奋的叫：“小姐醒了，小姐醒了。”绮罗望着房间还未完全清醒，德叔从旁说道：“小姐，还好有个年轻人扶住了你，要不一个人在夜街上就这么昏过去，会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呢，真是太危险了。”

绮罗这才如梦初醒：“年轻人？”

德叔说：“他放下你就走了，我也没看清他的样子，小姐，你别太任性了，有些事，老爷……”

这时无忌端着点心若无其事地进来，德叔忙住口，叫道：“老爷。”

无忌上前：“糖酥来了，香喷喷的糖酥来了，再不吃就化掉了。”

绮罗不动也不说话，无忌坐下来，示意德叔离去。

良久，无忌才开口：“绮罗……”绮罗并不回应。无忌又叫，“绮罗……”

绮罗道：“娘要你纳妾，说因为我不是男儿身，将来你一定要一个长子传家。爹，你一直都是疼我的，你不告诉我你在做什么，难道也因为我不是长子？”

无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你娘那点心思，我会不知道吗。绮罗，爹从来没有把你当女孩子来教，爹只希望在这个乱世，你能明白是非善恶，所以尽量请人教你读书，让你学会事理，但也许反而是害了你。”

绮罗忙说：“爹，不会的，不会害我的，除了女儿之身，我的志向和男人们是一样的，我也一样向往太平和自由。”

无忌点头：“好，女儿长大了，有志气，那爹今天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绮罗睁大了眼睛，只听无忌说道：“明家堡管理云雾山方圆百里数十年，不断地暗杀，排除异己，早已成为武林的公敌，咱们这么大一个庄子都被他们剥削得难以温饱，更何况周围的老百姓？沐家寨奋起而战虽然有违人道，可是从长远的角度看，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我帮他们提供药材，一来可以赚些小钱，维持庄里的开销，二来也能为消灭明家堡出点力，这么说，你能明白吗？”

